國朝文錄續編

經韻樓文錄引

經韻樓文集金壇段若膺先生著先生由進士官知縣罷官後始刻意讀書其學宗戴東原自名爲弟子著書頗多而校正說文尤獨譔論考据之家精而益精者也集名經韻樓集中之文亦說經講韻者居多然與顧千里論學制迭發七札卒不能以折服其心改經實經各據一說不相下論韻於顧江後宗戴氏亦不盡同戴氏論嘉靖大禮舉楊廷和及張桂之說而盡翻之亦未免主持太過試問兄弟各爲昭穆則商之及王暨唐文武穆敬之朝兄繼弟叔繼姪者各自立廟將天子七廟祀不及高曾矣有是理耶

其文有蔓衍者亦有紀律深嚴及恰恰酣足無遺累者如與梁[illegible][illegible]論戴趙兩家水經注書及趙戴直隸河渠書辨實為絕世佳文且水經注移易經注寶載特識而河渠書實趙再創又不可全沒其名先生既不使趙得濫於戴亦不使戴竟冒乎趙其於師門誼篤而情亦平矣今錄其文之尤者為一卷

金壇段玉裁若膺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鈔之評

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題辭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者玉裁宰巫山事簡所訂也曷爲三十卷從漢志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所治者乃朱子詩傳則非毛詩也是以訂毛傳也故訓傳與鄭箋久與經文相雜厠曷爲每篇先經後傳也還其舊也周末漢初傳與經必各自爲書也然則漢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亦各自爲書今離次傳文還其舊而每篇必具載經文於前者亦以省學者兩讀也傳多於經一卷其分

合今無攷也傳之與經離廁放於何時蓋鄭君箋詩時所爲也毛傳於齊魯韓後出未得立學官而三家既亡孤行最久者子夏所傳其義長也其稱故訓傳何也古者傳以述義如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之於春秋子夏之於喪服某氏之於小正皆是也釋故釋訓以記古今異言爾雅是也毛公兼其意而於故訓特詳故不專曰傳而曰故訓傳是小學之大宗也序亦毛公作與鄭志於常棣曰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沈重曰據鄭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不得援范氏後漢書衛宏作毛詩序一語爲右證也傳說皆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則序亦子夏所

傳而毛公述之猶韓詩并皆漢廣汝墳殷其靁之初造諸
序散見於唐人所引者多與毛異亦必韓嬰所自述也序
爲毛公所自述故傳詩而不傳序也以序放於子夏故南
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雖其辭亡而其義存也以序
述於毛公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皆大夫刺幽王鄭箋
皆當爲刺厲王定爲作故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也鄭
箋云欲篇義合編至毛爲故訓傳時乃分衆篇之義各冠
於其篇端然則篇義列於篇首放於毛公也今仍之諸從
其舊也列故訓傳於篇後而正其譌踳補其脫落其通釋
大義者則必複舉經文其訓釋一字一物者則不必複舉

經文凡欲還經傳各自爲書之舊而又掛附焇綠縛也春秋小正傳體無不複舉經文者毛公傳體亦猶是也箋詩時析置經文下則刪節其複舉而轉亂又多焇謁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有其名無其實然則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編烏可以已也讀毛而後可以讀鄭攷其同異略詳疏紬繹其是非今本合一而人多忽之不若分爲二次第推尋也

通篇用也字連接成文而于序小序一層解之尤悉

濟盈不濡軌傳曰由輈以下曰軌戊辰六月

此詩古本作軌从車九聲釋文曰舊龜美反是也唐石經作軓从車凡聲盖由釋文云依傳意宜音犯而孔沖遠正義襲其說改經作軓辯其非軌謂寫者亂之唐石經從之耳軌之訓車轍也軓之訓車軾前也孔氏謂不濡軌斷非不濡車轍軓之見少儀者謂車轄其字當作軹作軓乃誤字又非此詩之用以所據毛傳由輈以上之文求之輈上於軸輿上於輈軓於輿最前故定爲由輈以上曰軓此陸氏所謂依傳意宜音犯也然與牡爲韻音既不諧輈雖下於軓然云由輈以上曰軓亦未甚安朱子詩集傳江慎修

戴東原師皆仍作軓而又不能言其義謂濟盈水不濡[illegible]路之車轍語也無謂也惟李進士成裕王觀察懷祖言之近理成裕曰軌自有二義一則車轍也一則車轊頭也少儀祭左右軌謂轊頭不必作軓此唐以前舊說見於釋文孔沖遠所駁者而成裕取之似近是矣但轊下於輈不得云由輈以上故懷祖云李說能正唐以後之誤據今本云由輈以上爲軌軌非輈上之物不可通蓋傳文本作由輈以下爲軌車轍在輈之下兩輪出轂外者謂之轊頭又謂之軌釋文云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蓋古本皆作由輈以下爲軌故訓相傳爲車轊至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始

誤作上遂疑軌爲軓之譌二君精思卓識不可及矣思謂凡云以上以下者皆正直言之非迤袤言之上章傳云由厀以上曰涉謂厀之上帶之下淺深不定皆涉也云由帶以上曰厲謂帶之上心之下淺深不定皆厲也今謂軓下於輈則得亦下於輈是迤袤旁行言之與陸孔所謂軓高於輈者皆高庳甚微又皆袤行非正上正下懸殊正由輈以上爲以下誠是矣而未得以下之解訓軓曰軾恐雖古說而尚未得其實也軓之文雖在而軓之義則訓爲車轍車轍之訓出於說文本無不是而俗借以地上兩輪之迹釋之兩輪之迹出於轍而非轍猶迹出於履而非履也凡

字有本義焉有引伸假借之餘義焉守其本義而棄其餘義者其失也固習其餘義而忘其本義者其失也誣誣與固皆不可以治經於軌轍字徵之夫軌之本義謂輿之下兩輪之閒也輿之下兩輪之閒成兩方形是曰軌軌之上爲輈輈之上爲輿由輈而軸而下至地考工記曰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則由輈至地過於三尺三寸水深過軸而至輈則必入輿輿者人所居也故傳以輈爲高下之節曰由輈以下曰軌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閒曰軌自其廣陜言之所謂轍廣六尺也毛公曰由輈以下曰軌自其高下言之所謂軹崇三尺三寸也毛不言兩輪之閒者毛意

至高下不至廣陿也凡軌有言廣陿者如涂度以軌是也有言高下者如濡軌滅軌是也滅軌見晏子春秋曰其深滅軌文選[illegible]賦轍含冰以滅軌此轍謂地上車迹沒於冰中深凝積高過於車也有兼高廣言者如穀梁春秋曰車軌塵謂以軌之高廣節塵之高廣曲禮所謂驅塵不出軌也中庸曰車同軌蓋亦兼高廣言其軹之崇其轍之廣必如考工記所云所謂兵車不中度不鬻於市也軌之言矩軌物之稱由此而起軌音同九九之言聚匭匣之字由此而生亦曰徹徹者通也中空而通也老子曰當其無句有車之用軌轍以空方立名非有物也故必假輪與輣以爲言少儀言左右軌何也輪內之稱用爲輪外之稱左

右軌即周禮大馭之兩軹也軹者轂末小穿轊者軸末皆中於輪故鄭以轊釋軹亦謂之左右軌者以其高下之度外內正等者而言鄭注少儀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謂其高下略等耳詩正義云少儀之軌當作軹非是是故由輈以下曰軌自其輿言之曰左右軌曰車不得方軌自其表言之高氏云兩輪之間曰軌主輪言之則空處適輪言之則謂記之左右軌也車人轍廣六尺自其輿言之匠人涂轍廣八尺自其表言之孟子曰城門之軌左傳曰下視其轍自其軌轍所板轢之迹言之左右軌及城門之軌下視其轍皆軌轍之餘義也舊說詩者謂車轊頭以餘義廢本義而不知左右軌之名起於輪間軸下空方之處兩旁可稱左軌右軌不得

徑稱軌也宋人注經於詩曰車轍也此雖同說文但說文謂輪閒輈下曰轍朱子則謂輪迹詩正義云軌自車轍耳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塗九軌注云軌謂轍廣是也詩釋文云軌車轍也皆謂車迹爲軌轍知唐陸氏孔氏皆不解軌轍字於孟子曰軌車轍迹也此一處不說但迹上當有之字於中庸曰軌轍迹之度此言車制不言迹也迹之所以同者由於制之同立文不當言迹又以最後之餘義說經而不自知遂失亡本有當有不當也李善注懷舊賦含冰以滅軌引顏延年纂要解曰車迹曰軌此以餘義說本義也此篇詩傳四言禮義以不濡軌喻禮義之防尤爲顯白云濟盈不濡軌者謂凡渡盈水決不渡濡軌之盈水不及軌者乃可渡違禮義不由其道猶濡軌而渡之矣亦猶雉鳴而求非其牡矣云求其牡者以刺求非其牡也與不濡軌皆正言

之也毛傳不獨由聊一語有譌字以下亦恐有脫文毛公立文至爲精覈假令經是軓字則傳當云軓前謂之軓假令經謂車轍迹則傳當云車迹謂之軌假令經謂轊頭則傳當云車軸耑謂之左右軌而皆不爾故可因以知軌之本義說其源流旁通諸經以爲後學持𨖛俾明訓詁之理

精心理會細意爬梳說一字而旁通諸經此等文實爲獨絕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辨

斬衰章曰爲人後者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經但言爲所後者斬衰三年則知一切與真子同矣故傳約略舉之曰祖父母者爲後之曾祖父母也曰妻者爲後之母也曰妻之父母則爲後之外祖父母也妻之昆弟則爲後之舅之從母也昆弟之子則爲後之舅之子從母昆弟也言此而內親自期以下外親自小功以下可弟覶縷也記云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此文近日金輔之程易田乃改正明晰兄弟云者小功緦麻之親作記者亦恐經但云爲人後者斬衰而已讀者或疑一切未必與真

子同故足之曰雖小功緦麻之服一如眞子況大功以上有不如眞子者乎此記闡經之意也傳之闡經也族親外親兼舉記之闡經也舉細以賅大其用心則一也母有父在父卒之殊必依所後者之在卒爲之故傳必言母也祖父母下其諸脫父母二字歟父母者所後之父母後之者之祖父母也至若爲人後者爲其本親之服經惟四條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大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昆弟闕姊妹在室小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闕中下殤緦麻是四條者本親之服盡此矣由其父母而上之雖祖父母曾祖父母不服也由其父

母而旁之雖世父母叔父母姑不服也由其昆弟其姊妹而旁之雖從父昆弟從父姊妹不服也況卑於此疏於此者乎況外親乎此所謂絕族無施服也施服則延蔓無制斷而失後大宗之義如爲出母則不爲外祖父母服其義一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姊妹大功其姊妹適人者小功所謂親者屬也生我者與同生者而不殊之是不仁也問者曰然則記曰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此何說也曰兄弟二字當作其昆弟三字因上文皆言兄弟寫者遂譌爲兄弟耳於其昆弟降一等即經文大功章之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也經未言報故記補言報以足之與不杖麻屨章爲其父母報一

例然則小功章爲其姊妹適人者爲其姊妹之長殤其必報亦可互見經於父母昆弟未有言報者獨此經記言報何同宗爲後則其父或爲所後者之昆弟之從父昆弟之從祖昆弟之族昆弟均不可定其服或應期或應大功或應小功緦麻而必以期斷者所以厚本親也本親必如其服還之皆不計所後之親疏也假令其父爲所後者之昆弟則於已爲世叔父期固其所也是亦得云報乎曰先王以此爲爲人後者爲本親之期非昆弟之子爲世叔父之期在彼亦本親爲爲人後者之期非世叔父爲昆弟之子之期是以云報也親疏之通例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

母期其父母爲之大功不與此一例何也父母之於女子至尊其分定也本親之於爲人後者於其所後親疏不定故報之壹以期也

善言禮意可以補疏其筆力廉悍亦如無厚之入有閒

與阮芸臺書

日前捧讀尊大人行狀得以詳知老成人嘉言懿行兼之敘述井井情文藹然可以教孝敬服之至顧有欲諍一得爲執事言之者世父二字惟見於儀禮而他經不見凡言世父猶世子世室世國世爵之云於此見卿大夫之宗法爲謂嫡子世世爲之者也小宗則亦一世之嫡也舉嫡可以該仲舉叔可以該季故經曰世叔父謚斂爲其父後仲舉世父以見其有兄舉叔父以見其有弟今人作文字但當循伯父叔父之稱可曰大伯父二伯父三伯父斷不可曰大世父二世父三世父譬如世子之弟斷不可云二世

子三世子也況狀中大世父者出於異姓尤不當以世稱之此剏諾之一說也母之父曰外祖母之兄弟曰舅曰舅氏此禮經一定之辭曰舅稱者古絕無此稱狀中云汀燈甥舅祖者燈里係母大人之舅則當依詩曰舅氏自執事言之可曰大舅見後漢書也凡里俗言舅父舅母皆不通之稱舅不可以稱父古者異姓無呼父者惟外祖父呼之爲其爲母之父也猶父之父呼祖父也舅之妻不可稱母但曰舅之妻而已俗稱舅妗亦可行古者異姓稱母者惟外祖母爲其爲母之母猶爲父之母稱祖母也惟從母爲其爲母之姊妹也猶父之昆弟呼從父也若舅祖舅父舅

母姑父姑母則出俗云然而不可施於文今俗姑夫稱姑父者是異姓而父之也有稱姑爲姑母者是同姓而母之也有從母之夫稱姨父者是因從母有母名而遂父其夫也古有因稱父而母其妻者無因稱母而父其夫者此謬謬之說一也宋以前少爲已之父母作文者惟瀧岡阡表始著近人則多爲父母作文而曰行述或但曰述 本朝諸君子皆然無曰行狀者前則如歸震川集有先妣事略雖文爲有先考行實皆不曰行狀所以然者古者行狀皆名人爲之其式多以曾祖父某祖父某父某排列於首幅其用則以申諸史館因以上問議諡文苑英華所載是也

故詩書累集以表與狀與行狀三者類聚爲一非名人不可爲之也所以非名人不可爲之者以蓄道德而能文章其言乃可信也故人子所自爲但可云述而已有述以貲於名人而採其言爲之行狀則可以申史館書之國史可以更請名人據狀作志銘以納於廟以藏於墓此其義古今略同而各家非無爲父母作行狀者如元之郝文忠公是也要未可訓也合執事本文忠者也此劉龔之說三也

玉裁昔年深究古文辭之旨惟端臨知我耳不旣

古義獨陳雖名公亦爲壓倒

駁山東巡撫請以邱姓入充先賢左邱明後博士議

代禮部

臣等竊惟 國家右文尊經以春秋一經孔子並世之左邱明爲之傳與經並尊議授其子孫五經博士承襲不替制度超出前古萬萬但此事所以尊左氏尊左氏則不宜誣左氏尊左氏而以他氏之子孫誣之不如不尊也上年山東巡撫請爲左邱明立博士欲以邱姓承充經本部議駁左邱明係左氏非邱氏今該撫覆奏堅執姓邱不應被駁案 諭核議臣等空疏無學稽考經史蓋先賢左姓名邱明固經無可疑者論語公冶長篇曰左邱明恥之某亦

耻之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太史也梁時皇侃義疏曰左丘
明受春秋於仲尼者也云耻亦耻之者亦從丘明耻也唐
孔穎達春秋正義卷一曰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
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
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晉杜預春秋傳序曰左丘
明受經於仲尼下文曰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
所不通又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又曰蓋丘明之志也
又曰仲尼素王丘明素臣以上三事皆上言左丘明下言
丘明言左丘明是全舉其姓名言丘明是單舉其名文法
至顯至如嚴氏春秋乃西漢之書所引觀周篇早謂左爲

姓邱明爲名是則自周秦至於六朝未有不謂左姓而名邱明者也自漢至今多言左氏傳未有言左邱氏傳者漢書藝文志列六藝於春秋家曰左氏傳三十卷曰公羊傳十一卷曰穀梁傳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左邱明魯大史公羊子齊人穀梁子魯人假令複姓左邱則何不同公羊穀梁之例云左邱傳三十卷也上言左氏則注言邱明者其名可知也或謂漢人之文未有言左氏邱明者則左姓名邱明亦尙無確證今按漢魏晉六朝唐人之文皆言左氏不言左邱氏皆言邱明不單言明固已隨處可證況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曰魯恭王得古文於壞

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明言左氏邱明稿藝可據文選卷四十三載其文無異是以孔穎達作春秋正義卷一云邱明爲傳以其姓左故號爲左氏傳永樂大典所載唐元和姓纂解韻左姓下云魯有左邱明邱明之後魏公雄生思是則自漢訖唐未有言先賢姓左邱者也然則左邱之說何昉乎司馬遷史記自序及報任安書皆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後人言左氏者不下百千萬處言左邱者僅一見於是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未有振一以廢百千萬者也不曰左邱明而曰左邱蓋司馬氏偶然損字如晉公子

重耳左傳哀四年稱晉惡仲孫何忌魏曼多公羊經定六年哀十三年作仲孫忌魏多之比抑或左邱明失明本一句內兩明字因或删之歟十二諸侯年表曰魯君子左邱明成左氏春秋必加魯君子於姓名之上是其尊先賢之意也鄭康成注儀禮曰君子國中有盛德者是也且自有未有氏左邱者廣韻邱字下引漢複姓四十四氏自衛邱凝邱以至厚邱泥邱歷歷可數不數左邱唐元和姓纂亦無複姓左邱氏宋人撰崇得乃言有左氏有左邱氏左氏爲傳左邱氏爲國語因司馬遷之言而附會之而鄧名世作姓氏書辯證遂信無稽出左邱氏蓋邪說之生於唐後

如此且左邱氏不可云邱氏明矣東方朔可云方朔不可云姓方司馬長卿可云馬卿不可云姓馬誤撫所據者廣韻十八尤邱字下引風俗通云魯左邱明之後此固當辯風俗通氏姓篇今不傳廣韻不當摘取左姓入之名以證邱姓蓋風俗通本謂左姓爲魯左邱明之後作廣韻者應入之哿韻左下而誤入尤韻邱下此事理之顯然無可疑者元和姓纂亦本風俗通則入之左姓下不誤是則非風俗通有誤而廣韻誤也豈可援以定譜牒之學豈可援以定先賢譜牒崇德象賢之禮倘其一姓分爲二姓如澄濮夫論所說若城漆雕公冶者猶必在邱之後分而或左或邱

見於古人紀載祗有明文況自漢至今日左氏曰左傳本無曰左邱者又安得有去左言邱之證據也臣等竊惟左氏羽翼春秋其功甚大自賈誼劉歆賈逵鄭衆鄭元等表章特至唐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孔庭配食止顏淵左邱明二人迨宋儒盡舍三傳說春秋前明竟以胡安國注列學官取士我

高宗純皇帝乃黜胡傳用左傳以公穀輔之眞萬世不可易之制然則今日爲左氏子孫立博士固當汲汲也而必以邱姓爲左之後則斷斷有所不安蓋自漢而後羣儒好爲異說一左邱明而證之者有六焉一曰有二人左姓名邱明作左傳者左邱

姓明名作國語者此宋葉夢得之說其說謬於說班固藝堅爲二人誤也其誣一也一曰論語左卽明與作春秋傳之左卽明是二人此唐趙匡宋程頤劉敞呂大圭之說攷論語孔安國注班固藝文志皆曰左卽明魯太史然則一人無疑也卽明爲魯太史孔子之畏友是以不在七十二弟子之列十二諸侯年表又別左卽明於諸弟子外也其誣二也一曰左卽明係六國時人此宋王安石之說攷石既目春秋爲斷爛朝報又何有於左傳不足與辨也其誣三也一曰作春秋傳作國語者必二人此晉傅元唐劉炫及宋人之說其意以國語所載或與傳不符不知國語者

乃隨孔子觀書於周室網羅放佚蒐而存之及其受經作傳則又不無以攷同異則邱明爲魯太史是以得麟經十四年西狩獲麟至於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而後經止史記表自序漢書藝文志言左氏傳國語皆係之左邱明已爲定論其誣四也其誣之甚者莫甚於康熙閒朱彝尊經義攷卷二百八十一奮筆書曰子曰曾子參左邱子明割名爲姓其妄已極尤莫甚於該撫謂邱明爲邱姓易名爲姓而使先賢擬姓使先賢之名不完是誣先賢也是謂神可歆非類民可祀非族也是誣漢以來之稱左氏者也是誣天下萬世也倘邱姓自稱左公之後是不祖其祖而

祖他人之祖以竊取寵榮爲無恥之甚者也臣竊謂先賢實存姓不得立卽姓者充博士應求山東及他省士民左姓實係先賢之後的確可信者題允以昭鄭重儻昧之乱未知有當與否古人有言曰羣言淆亂衷諸聖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

推隋煬消比於武事此辨亦可謂有嗃夫之勇矣

與梁耀北書論戴趙二家水經注

玉裁拜白耀北大兄足下邇者想侍奉尚安尊體佳勝水經注一書爲言水道言地理者所必資顧自宋以來踳駁幾不可讀惟吾師東原氏治之最勤整齊譌亂刪棘引歸文從字順上邀 高宗純皇帝歎賞 詩褒忠心編纂可爲中樹素臣食其利者沾溉無窮矣然東原氏之功細大宜辨據古本搜羣籍審地望覈文理一字之奪必補之一字之羨必刪之一字之誤必更之東原氏之能事也然而其功細自唐宋淺學逐書不知其義例誤認過水逕渠之文無區別任意互譌大氐注譌經者十八經譌注者十

之二三東原氏得其例有三一曰獨舉複舉之不同經文甚簡首舉水名下不再出注文繁一水內必詳其注入之小水以間厠其間是以主水之名屢舉不厭雖注大小水有所攜帶者相間亦屢舉小水之名經文斷無是也一曰過逕之不同也經必曰過某注則必曰逕某所以別於經一曰某縣及某縣故城之不同也注所謂某縣故城者即經之某縣也經時之縣注時多爲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執此三例沛乎莫禦適之有如振槁承學讀至白首不解者豁然開朗王伯厚顧景范胡朏明閻百詩稱引之誤今皆可正此則東原氏功之大者也東原氏明智卓絕而於

是書亦久乃得之僕從先生遊見歲乙酉六月始因胡朏
明南北礫谿之說釋然大悟將經注書溷是年八月畢寫
經文爲一卷摘注文前後倒亂甚者附攷於後又舉經注
三例爲跋尾略同殿版提要癸巳　召入纂修四庫遂擬
改自宋以來水經注拘迂者驗不之信其膽雄出其識卓也
戴書上於甲午奉　命刊版越十有三年丙午杭郡趙誠
夫先生水經釋注一書始出而東原沒於丁酉之夏矣僕
至今年始從友人借讀趙書其所據古本校本之多所攷
諸史百家之富所採諸老宿顧亭林顧景范閻百詩胡朏
明何屺瞻全謝山緒論折衷群言自攄所得其於字句各

本無伺別黑白定一是與戴書詳略可互證精詣可互求而最異者更正經注亦大略與戴無異夫字句偶竄一二校古之常也取經注互易之校古之擬人所不能爲者也東原氏灼知而擬爲之故條舉經注之義例冠於全書之首大白於天下又於分注逐事疏通以爲不如是不可以信從也誠夫於字句偶竄必詳其本原而經注混淆矣凡擬改者不將何以互改之故詳於自序及分注及附錄及來襲剽說假令無戴書則互改之必可信者誰其知之爲駭俗之事而深沒其文非著書之體也趙書成於乾隆甲戌戴書成於乙酉相距十二年趙先於戴戴書出於甲午

趙書出於丙午相距十三年戴先於趙其果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與何以東原氏條舉義例誠夫不著一字也兩先生之齒趙長於戴其將謂戴取諸趙與則東原氏之德行非盜竊人物以欺　主上及天下者也僕從游日久未嘗言有所聞之也且兩先生者固未嘗相識也足未嘗相過也音問未嘗相通也誠夫之書秘藏高閣至其孫刊行未嘗稍傳於外此兩家子弟所知不可誣者也將謂趙取諸戴與則誠夫之學亦未必盜竊人物以欺天下者也未詳其卒於何年即乙酉以後幾聞東原之說補綴已書亦必明言所自斷不深沒其文默默而已也此僕所不能無疑

者也丙午丁未間盧召弓先生爲予言梁氏耀北處素昆仲校刊趙氏水經注參取東原氏背爲之僕今追憶此言意足下昆仲校刊時一切仍舊趙經注互譌之處不從戴則多不可通故具於從戴以補正趙書以成酈書善本與戴並行所以護酈而非所以阿趙召弓所云參取東原氏爲之者此也足下昆仲之意則善矣但足下亦不宜深沒其文默默而已也果出於閉戸造車出門合轍當著其奇以見東聖西聖心理之必同果出於相取當著其實以見多聞從善之有益梁二公未嘗相取而出於校刊者集腋成裘亦嘗爲後序以發明之以見其期於酈書完善而非

借光鄰壁不則無解於儀之疑亦無解於天下後世或謂戴取趙或謂趙取戴之疑是則足下晁符將爲戴而適侵戴將助趙而適爲趙也此僕之所以不敢不言也三代人作述不自言姓字惟其理明而已後此乃謎謎自矜其名從而確之說必出於命世大儒言未嘗不以人重也令弟不可作矣足下及今爲後序刊於趙書之末洞陳原委破天下後世之疑俾兩先生皆不被竊美之謗於地下僕實企望焉顓叩以教我

侃侃而陳文極道勁先生之于東原可云有力如虎矣

與方葆巖制府書

葆巖制府閣下大門中恪敏公總督直隸乾隆戊子延請
先東原師於蓮花書院纂修直隸河渠書一部凡百有二
卷首衛河七卷次漳水十一卷次滏水三卷次大陸澤五
卷次寧晉泊一卷次滹沱河八卷次東西淀二十一卷內唐
河二卷沙河一卷滋河一卷府河五
米易水五卷涞水一卷清河五卷永定河十六卷內永定河
十二卷多
乾河四卷次白河十九卷內白河八卷潮河二卷榆河四卷大通河五卷次薊運
河九卷次陡河一卷次灤河一卷內灤河案此三河皆附而末潮已以薊任總於
不樂爲此也此後有余君
肯為之補之東原云不爾許水源流古今遷變孰與吳同
爲利爲害尋脈分理考鏡貝備識恪敏實心實政無在不

求有利於民有裨於國此書其一端也非恪勤經畫不能
撰此書觀其原師熟於地理博洽精覈亦能仰贊
成此書爲 國家鉅製頒恪敏未及進 呈嗣小方泮作
書遂流轉落吳江惟東原師藏其副爲眞本 乾隆癸巳東
原師奉 特召充四庫館纂修 高宗純皇帝深知戴震
天文地理之學精覈考訂其校正水經注及九章周髀算
經等書 御製詩篇褒美頒行洎丁酉卒都門其書遂滅
曲阜孔戶部誧伯繼涵家此書在焉洪舍人榜作戴
行狀孔檢討廣森作戴氏遺書總序皆記直隸河渠
書六十四冊嘉慶十四年有吳江捐職通判王履泰者攘

竊此書易名畿輔安瀾誌呈　上嘉爲有用之書賞以同
知發河北效用仍　命武英殿刊行　聖明天縱一見此
書即知非迂儒不能爲故布其書於天下與　高宗皇
帝賞識戴震先後一揆豈非千載盛事哉且　上所謂有
用者非獨謂其攷古精覈也亦謂切於今用爲三輔興利
除害所必需詳觀此書自禹貢山經班志酈注歷代史籍
唐宋以來各家著述直隸一省地圖志乘積件檔案綱羅
宏富辨析精詳因之某山某水經流支流分合名實故道
今道高高下下元元本本如觀燎火如視掌紋凡我　祖
宗洪猷碩畫一一具載　國家治水勸農諸臣如欲仿宋

何承矩元郭守敬明徐貞明揚一桂 國朝怡賢親王請
君子大興水利稻田非得此書無所依據是固恪敏之誠
心而邀 聖主之嘉賞者也夫言必以人重此書履泰官
之不足以重此書而祇辱 九重之殊賞亦使恪敏與東
原師之美俱湮沒不著且上年冬東原師之子中孚抱曲
阜孔氏所藏真本入都與軍機章京熊鄰正往刻板處略
覵知其悉用原書妄為刪併略增乾隆戊子以後事實改
百二卷為五十六卷且移易其目次先後原本首衛河以
地勢自南而北為次也今乃首永定河則全失其義例竊
謂履泰何物乃敢刪定通儒之書恐失著書之用閣下文

詩政爭淵源世美宜　奏明是書原委取真本進　呈重刻以章　聖鑒之明以成先志之美以發東原著作之光以懲竊泰盜名之罪究紹聞之實用助　聖代之經綸幸甚幸甚全書真本中孚交付玉裁處繕抄年內可畢閣下如欲觀此全書玉裁即當札致中孚也玉裁再拜

此事之不得不白者先生於其師可謂盡心而已

趙藏直隸河渠書跋

戴東原師卒於乾隆丁酉遺書皆歸曲阜孔戶部洪谷繼以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冊洪谷裝爲二十四冊計百單二卷以卷帙重大故洪谷未能刻藏於家洪谷於吾師爲婣友其子廣根又吾師之壻故遺書收藏刊刻引爲己任也始桐城方恪敏公總督直隸聘吾師修此書未竣而恪敏薨嘉慶十四年有吳江捐職通判王履泰進畿輔安瀾志一書蒙 恩賞錄 命武英殿刊行實竊取戴書删改而成者履泰係直督周公元理姻戚周公係方公後任於時保薦制府方十二齡故書稿入於周氏而王氏得之吾師

之子中孚意欲赴　闕伸辯而未能爰於孔府搦書稿二十四册至蘇州屬余校定此十五年二月也余披讀往復見其書繁重纖悉畢備因思吾師惟戊子年在恪敏處一年內何以能成書之多至此卽與李松雲太守言此必有底稿斷非出於師一人之手也是年冬松雲入都杭州何夢華元錫來言自隸河渠以迄水利作於戴先生無法往者孔葒谷丈收入戴氏遺書中故也余以二十四册者示之彼云趙氏之書尚多一倍不止此也余因茲故疑吾師一年內決不能成書書自二卷之多今足下云趙書乃更倍此然則趙爲平當而戴爲刪定乎儻將趙書寄來

一觀未冠也十六年春正月松雲自都還以武英殿聚珍板叢書安瀾志相示知其確爲綸扉藏書而刪繁就簡不學無術所爲頓失廬山真面蓋此書之美在繁而後識將來行細注刪去令攷訂古今者俱倀倀焉在幽室之中是可惜也二月松雲復以孫巖側府札相示知夢華已將趙本抄送孫巖而孫巖問趙氏作此書可有證據松雲屬余攷之余謂趙氏爲此書惟汪韓門集保定旅懷詩道及之而董浦謝山皆其老友集內皆未道及即東潛文稿亦無道及之語然其書稿藏於家固確然可信爲東潛之作也至於吾師之書則有孔洪谷之收藏有洪含人榜之藏

氏行狀有孔撿討撝約之戴氏遺書總序有程方正易田之答余書有余親聞吾師說撰此書之語有吾師親筆戊子余應方制府之請寓保定蓮花池圖內適河間同知黃君詳攜河源紀之語皆可據證夢華乃云此書無預戴氏非確語也松崖云東原先生非竊據人書者若非東原大爲刪潤斷不抄其副本自稱己書蓋趙草琱而戴刪改必矣松崖所見正與余合古人改定他人之作有並存集中者如盧韓之月蝕詩是也今者二公之書固當並存趙雖精於地理而地理之學尚不及戴文章之學亦不及戴在今日而論自當以戴爲主以趙書校勘其譌字戴書唐河

卷一中有云杭人趙一清補注水經於地理學甚核嘗謂
定州爲定州牧姚立德作盧奴水攷並附於右下附盧奴
水攷云云今此篇見東潛文稿吾師方採擷趙文此豈得
謂戴書即趙書耶趙名直隸河渠水利書吾師曰直隸河
渠書則水利二字吾師所删以河渠足以包之也趙本一
百三十二卷吾師一百單二卷則卷數較少者三十正吾
師所删也趙本始衛河終唐河據方苞戴本始衛河終灤
河灤河則其次弟之大不同也戴於灤河一卷未成而趙
有灤河若干卷則余所未知也夢華口說趙灤河十二
卷恐未可信必須詳嚴以目錄相對乃可果有灤河十二

卷則可補戚詩成完璧矣蕙華謂東潛爲丙辰詞科據結

埼亭集及詞科掌錄則丙辰詞科者乃東潛之父谷林叔

父意林而非東潛父子同詞科也輒書其梗槩以復松雲

干平亭亭各遷分量

潛研堂文集序

文之以別集自見者多矣而多不傳傳矣而不能久傳且久矣而或不著其傳而久久而著者數十家而已其故何哉蓋學有純駁識有淺深而文有工拙之不等也古之神聖賢人作爲六經之文垂萬世之教非有意於爲文也而文之工侔於造化諸子百家皆竊取一端以有言而言之有用者固多言之偏致爲流弊者亦多矣自辭章之學盛士乃有志於文章顧不知文所以明道而徒求工於文工之適所以爲拙也雖然有見於道矣有見於經矣謂不必求工於文而率意言之則又孔子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者諸聖門言語文學必分二科以是衡量古今其能兼擅者少矣乃若少詹事曉徵先生庶幾無媿於古之能兼文學言語者乎先生始以辭章鳴一時既乃研精經史因文見道於經文之舛誤經義之聚訟而難決者皆能剖析源流凡文字音韻訓詁之精微地理之沿革歷代官制之體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實年齒之紛繁古金石刻畫篆隸可訂六書故實可裨史傳者以及古九章算術自漢迄今中西歷法無不瞭如指掌至於累朝人物之賢奸行事之是非疑似難明者大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斷其當否者皆確有定見語先生致知格物之功可謂

深矣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藝成名者皆合衆藝而精之始未之有也若先生於儒者應有之藝無弗習無弗精其學固一軌於正不參以老佛功利之言其文尤非好爲古文以自雄擅占者比也中有所見隨意抒寫而皆經史之精液其理明故語無鶻突其氣和故貌不矜張其書味深故條鬯而無好盡之失法古而無摹倣之痕辨論而無踳駁攙狹之習澹古淡泊非必求工非必不求工而知言者必以爲工俾學者可由是以漸通經史以津逮唐宋以來諸大家之文其傳而能久久而愈著者固可必也玉裁嘗居姑蘇者十餘年先生方主講紫陽書院幸得時時過從請

益而天不慭遺捐館已三年矣所著書多梓行於世生平於元史用功最深惜全書手稿未定文集尤士林所仰望今同志梓成壻子鏡濤請序於余追念疇昔感傷宿草系歛言之媿無以發先生之蘊也集凡五十卷分爲十四類者先生所手定也嘉慶十一年歲次丙寅九月金壇後學段玉裁拜撰

以此序竹汀先生之文恰如分量實博學而兼能文也

經韻樓集文錄卷二

金壇段玉裁若膺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鈲之評

前明四川定遠縣知縣高蘇生先生墓表

新昌王雲衢王瀲階兩先生討論例義提唱學者毋惑推鄉先生高氏蘇生之文雲衢取之入明文治瀲階以與徐思曠羅文止陳大士金正希楊維節艾千子陳臥子章大力黃濬生列爲天崇十家壽世數十年來天下稍稍知先生之文章炳然天下雖知其文而先生之飛遯潔身出處顛末蓋未有知之者豈獨海內鮮能知之蓋其鄉人亦求有知之者當雲衢時去先生之世未遠言先生爲遂邑令

遭亂而返卒以窮死是何所觸之來質與鑄嘆士有幸有不幸文如先生不幸而後出節行如先生文不託而不得與正希千子維節卧子蘊生及方密之金道隱諸先生者並顯暴於世也玉裁入蜀之六年歲丁酉讀石砫同知諸城王君縈緒所作石砫廳志載石砫馬斗斛語始知先生仕定遠令感宦途艱辛從亂後爲僧名溺石號無想流寓石砫詩文間有存者甚顯之又聞鄷都縣有先生遷寓書鄷都令尹平遠州張君偉物色之今年八月書來曰縣治南百二十里有古來寺古來山名也與石砫壤接溺石墓在寺左五里許寺內有所作碑記僧性鏞刻其後記其

出處與馬君語同又稱甲午居古永寺因爲碑記然後知
先生以僧終以蜀終其過豪矣人嶽詩云宦海我憐官作
衲塋壇人指友封侯明同志也其稱古永寺碑記云歲次
甲午夏六月尚南涇石記是永初以後惟書甲子之心也
甲午當順治十一年則未知又若干年而歿歿而葬於寺
瀕乃有所謂遭亂而返者哉國亡矣君死矣將安歸假一
瓶一鉢以寄其怨懟無聊銜酸飲泣默喟篤歎剃棄其髮
于故舊斷絕其音耗以至於死何怪乎天下莫之知而鄉
之人亦卒有知者而兩僧崑玉不可淄磨當其時有詩人
馬君斗料知之心契性命兩僧知之自甲午至今日百廿

餘年王羽張君因得與其役何再其孤墳全哉以同里後
進復幸於數千里外論其世知其人而天下可曉然於先
生之節行也不揣蕪陋稍識顛末屬張君刻諸石且修葺其
墓祭採撫瑞先生妣高氏諱作霖孫先生其字號讓心前明
宿直隸金壇縣人由歲貢知定遠縣馬君云至觀察使不
辨爲何官故識𢾾之乾隆四十有三年歲次戊戌秋九月
日四川巫山縣知縣後學段玉裁表

襄滑關陶文亦飛動

中憲大夫雲南分巡迤南兵備道龔公神道碑銘

公諱敬身字屺懷一字匏伯其先隨宋南渡遷餘姚後遷杭州著籍仁和縣曾祖諱煜累　贈朝議大夫祖諱茂城太學生累　贈朝議大夫考諱斌邑增生累　封朝議大夫例　封中憲大夫妣薛氏　封恭人封公厚德絡後能教其子公岐嶷即有成人度年十一遭母喪哀痛特至及長至性過人篤於父母昆弟凡與人必誠執事必敬不爲崖岸斬絕之行而其中介介不可易自處約至服官終其身不改乾隆二十四年舉於鄉尋考充咸安宮教習滿三歲以知縣用三十四年成進士改官內閣中書公弟禔身亦

以舉人官內閣公之謹慤祗身之顓斂一時稱爾謨轉宗
人府主事職纂修玉牒既成遷吏部稽勳司員外郎兼考
功司事己亥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尋遷禮部精膳司郎中
兼祠祭事保舉御史引　見記名四十八年以郎中俸滿
授雲南楚雄知府公居官所至輒盡職顧以為京職勤滿
書而已太守逐有司親民必民與官休戚一體呼吸相關
煦嫗其痛疾苟可以利益於民不以官易七邑之民感其
誠訟者皆不赴縣赴府七邑令長亦感其誠不敢不盡心
民事大吏知其能倚重之全省刑名有疑必委復讞多所
平反五十二年大計卓異奏擢迤南道而公以父憂去官

矣楚雄舊使民出官夫官馬滅其雇值往來賓旅維遝咸利是而民重困又夫數十名馬十餘匹日伺候堂上爲儀衛名曰站堂公曰何用此也罷之凡夫馬悉平雇於民永禁官夫馬調於石首縣民徐姓訟羅姓媳姑殺其女以無賴子見屍井中爲證公使縣令鞫之井實無屍令信無賴語將治羅姓誣服公一日自鞫之杖無賴及徐徐不服公令後堂引徐女出曰汝等其識此人耶二姓驚駭歎服則由徐虐逃傭他鄉公早使人規得之者也大理府實以民變聞大吏驚敕所部兵將進檄公往度形勢時大理民以勒增鹽價爲苛政羣起殺縣役府縣官不敢出衆鬨兵且

至盍寬懼公單騎入衆中諭之曰爾等皆好百姓奈何作斫頭事今楚雄鎮知府也來活汝爾等寧欲活耶公在滇滇民無不知鎮知府者千萬厥角環拜泣曰幸公來何以救我公曰兵之來爲爾等聚衆也衆若不聚兵何施衆遂散去杖數人以復大吏其事遂靖先是滇省鹽不由商官案民戶分鹽繳價相沿已久復議增價公議曰案戶給鹽胥役滋擾民飲恨久矣若再溢之虐民何以堪必滋事變至是乃更請停各郡增價之令順寧府缺銅餘額大吏以爲累公來檄往勸至則虔祀山神銅即大旺未逾月竟足額遠近咸異之巡撫譚公尚忠歎曰銅無知乃識廉吏孟

伯倜不得專美於前矣公之歸也趙郡之人祀公於郡城東迎恩寺　國初百五十年郡守尸祝於是者張丞允隨及公二人而已訟棍飭家荷校者二人公行時縣繹之叩頭與酒於旁公曰爾不我怨而我餞乎對曰如公爲官其敢怨乎小人從此不爲不肖矣非公政無缺失烏能致允格心如是五十三年封公卒於家初封公就養都門以滇道遠不在公常不自安稟請終養詞旨甚哀大吏以格於例不敢奏及聞喪痛不欲生喪畢遂引疾不赴銓偕諸弟晨昏情話種蒔花木以爲樂蓋公天性孝友與弟湜身湜身理身治身相愛篤而湜身在都同官同居如左右手歲

丙申至戊戌禔身及妻潘孺人及妾王氏相繼病歿禔身次子麗正先爲　公後遺孤六人履正繩正京正守正及二女皆幼孀戊初暌守正方出遺腹呱呱滿前公出入顧復之濱則敎學以行誼敎一如麗正無纖豪別異二十年來宦學婚嫁十一頭角嶄然履正官廣東鹽大使繩正爲諸生有名京正官南河從九品守正官翰林院庶吉士女皆歸士族廉俸無幾不問田舍惟以八百兩主祭祀墳墓一千八百兩主宗姻婣卹昏喪之費分委渠身殆身經理又買地桃源嶺葬族中無後者居恒誡子姪以儉曰吾惟儉故能廉且吾節損自奉稍稍分贍宗黨不亦可乎公爲諸

生時以理學文章自任以程朱韓柳爲指歸晚年嘗以古
文稿付繩正輯若干卷藏於家生雍正十三年七月二日
卒嘉慶五年九月一日年六十六娶陳氏封恭人封朝議
大夫諱文釗女福建延建邵道嘉謨妹撫育遺孤恭人之
力居多生雍正十二年六月十日卒乾隆五十七年四月
廿四日女一適福建興泉永道淞本義次子鹽大使立誠
繩正嘉慶丙辰進士禮部祠司主事娶余女孫一自珍出
余次子體女孫女一許字朱氏繩正以嘉慶七年十月甲
寅奉公柩與陳恭人合窆於施家村之原以公與余交四
十年知公最深請爲神道之辭余不敢辭也謹次其大端

以為碑銘曰　古之良吏最重循吏揭班之書不傳孝弟惟孝能循本無二事後世分之源流殊致我聞陽城終身借弟以刺道州心勞撫字世風既澆子姪異視不有哲人何以覵世原鴒綴羽匄言灑涕諸子悍悍吾敢不子夫人一心飲食教誨封胡羯末聯枝成器公之愛民與子無二中夜叩天甘霖遂沛萬其巫蜥迪之道藝其學未覺眷懷自關楊播延髫鬢肱枕被兄弟怡怡湖山杖履子官於朝夙夜無昧天不慭遺淵我善類不敢寢門哭君風義公之文章旨聚元氣我實不文刻銘公隧刻石新阡幸無誤慨

中叙君官事　縱仕從吏足以家事

蔡一帆先生傳

一帆先生一字珠淵諱泳金壇人姓蔡氏先生生而穎異時義詩辭律賦援筆即工爲之弱冠爲名諸生於書篆隸眞草皆工圖章尤工絕過霅漁三橋諸名手自當代先達達人以及一時髦俊無不推服以爲必早入翰林成國器也而省試多不利蹉跎至五十乃拔貢入都以考職第一例銓州同而止平生或遊大人幕中或課讀餬口常不足病卒於乾隆二十三四年間年蓋未七十三子讀書皆無成身後著述星散嘻其可悲也矣先生爲人渾乎書愚也故險巇纖豪不解干其求丈嘗嘲之曰是所謂羲皇上人

也小吾大父將二十年大父殁之長吾父將十年吾父友之玉哉弱冠時從先生遊得詩賦時義之說先生於詩有唐詩歐邇集之選於時義有哉偽集舉業適中之選晚歲於詩餘有辭式精華之選辭式精華者取尚紅友辭律以正諸詞之譌備唐宋元明詞之最佳者以正花閒草堂之失自三字句起至八字句起爲前後每幾字起中又依每調若干字自少而多爲次一調選數首於第一首鐵其可平可仄之字於旁以爲譜譜言詩餘者不善之本也其於韻學者有律韻辨通言律韻者謂近體律詩律賦所用無需奇古鄙俗字專取可用字也曰辨通者病下里坊刻小

韻書說通轉最繆真文或與庚淸蒸同用文或以是二者與侵同用入聲尤爲淆亂故本諸宋鄭庠分六部者而詳別之東冬可通支微可通魚虞可通佳灰可通真文可通寒刪可通蕭肴豪可通陽與江亦可通庚淸靑可通蒸與庚淸靑亦可通覃鹽咸可通上去準是入聲屋沃可通質物月可通曷黠可通藥與覺亦可通陌錫職可通合葉洽可通近體詩考試律賦最嚴無可通也自爲吟詠略可出入然非倣周秦漢之作必依此近音龢者用之去律不大遠故既云律韻又云辨通也玉裁之言古韻實權輿於是其詩集今不傳今惟於史梧岡丈西靑散記得句容唐滌

王三烈婦詩以漢樂府音節賀嘆幽光今全錄焉其辭曰

句容有三烈所居皆南鄉地適時亦近人口傳芬芳豈雖

茅峰秀巋然鎮頹綱前者爲唐氏歸於俞繼兆舉止常端

莊生平笑語少其夫遊京師婦孝養勤紡織繼姑多豈言順

愛撫恤已既而夫客死聞訃欲殞身念有子三歲苦守齊

艱辛夜止晝則哭未嘗或見齒踵勉撫遺孤成立謂可俟

不闕至次歲其子戲池邊失足墮不死傷哉毋命連慟哭

益撫極親族相勸解愈勸哭愈哀號慟終不改勸者至煩

數停哭忽大笑時而閉口噤時作斐爾貌衆謂成狂疾或

疑有他心彼矣愈不止獨處則其音循至夫忌日延僧作

佛事忽哭又忽笑衆莫解其意豈知笑有由自笑得所歸
兼笑猜疑者志識誠大徹是夜一蹴笑明日門不啓衆爲
推其門牀前自縊矣後有潘與王相繼以烈起一洪忠臣非
樂死時窮乃見節烈女足自存何用自引決潘娥備家政
習禮兼明詩織作妙無匹窈窕有容儀十七入王門王性善於
室家靡不宜孝養勤中饋敬戒凜無違娶婦得如此百年
永相之詎料甫六載所天長別離慟哭感幽冥鬼神亦酸
垂不難所同穴京禮還自思叔幼舅姑老且衰孰扶持茲
既未生子血食將誰依且復忍須臾激烈非所持肝腸雖
寸裂歡顏侍庭幃婦道兼子職一身任艱危欲待叔成立

有子繼宗支身甘冰霜操志苦彌可悲如何生不辰骨肉
起蕭牆拔枝傷其心 因以顯貞烈舅姑感其孝不諒志所
藏家貧年復少何以守煢嫠欲從媒妁議再醮適他方潛
娭得鬬之斷聴目無光驚定始自揣淚落不成行舅姑應
跋躓不得久扶將血食應斯絕不得冀延長妾心則已盡
命也何足傷始悔死不早前計空張皇輒身入房中吞憤
欲懸梁未知父意何終夜起徬徨牀爽仍抵深晨省到高
堂嚮聲語老婢爲我報耶孃待耶猶不至目昳猶相望哀
哉不能言不啻我亦强明日告老婢與我典衣裳爲我具
酒食偕我至墓旁墓旁多野草悲風何淒涼高哭復低哭

伏地訴冥茫行者感太息耕者亦惻怛其或有五冢纍纍

自相當條有五鳥至銜將祭品嘗楮鏹縣墓門不火自灰

揚奇節天示變感通固難量婦憤氣屢絕斷身觸梏楊老

婢急來救血流頭面創宛轉曳之歸入舍不復防前姑有

粟主設位在南廂稽顙告前姑家庭何不祥爾子既早殀

爾媳亦即亡有志恨不遂心可對穹蒼闔戶投自經絨縊

密縫裳而地擁敗絮一死何周詳人言死節難死節略難

易淅娥前不死悵慨有大志擬若匹夫諒一死不再計天

也不諒人捐軀復何悔今世讀書子忠孝口不置一朝臨

大節利趨害斯避何閨巾幗中有此丈夫氣傳與後世人

千秋植名義二姬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君子既有烈婦
行更足觀江甯賢太守題贈王烈婦從容就義字名實洵
不負烈婦村家女夫爲敖可際與兩偏旨計家道本寒拮
夫有姑王姥迎養事如姑且恭作佇井臼間拮据失管
多債負厭從旋得疾求醫終不起間卜竟亦皆婦見勢不
支因與夫計議盡以田與邦了婦一生累扶夫就几枝授
以筆與紙令其各分派不足聊復爾夫留田三畝復存擬
一問其餘及器物一一盡剖班婦令夫讀聽悟問何遣邪
夫云爲爾計償債姑從賢婦言門盡有償畢猶求可君以
無兒女何乃慮及我夫忖有異志念恐再改定撥筆長嘆

吁婦知若不聽詰朝具蔬酒召各佃至來衆人大歡喜如
約各自回未幾夫命亡勉治送終具聊哭不盡哀數日送
歸墓即將靈位焚謂此誰奉祀且屋屬他人安能久留此
鄉鄰見其事疑訝各紛紜如謂有他志又未有他鬭焚罷
徹祭餘整為王姆饌拭几復滌器旋檢鏹與錢脫白返青
衣悄然久入戶王姥至靈前見有膽鹽滷急入房中看安
臥在牀上尚云毋且坐漸入無苦狀太守時行縣吏民報
聞之擧家書大字題額旌戴祠聞者絡繹來爭欲仰真烈
面貌儼如生衣裳密縫結服縞營葬祭賻贈易豐盈襯首
側七寸金粉題銘旌門前結素綵鼓樂諠譁閙守半及雞

家齊齊列滿前有爵緌冠帶庶人亦易服廬隘不容入門
外拜僕僕太守遣我祭官僚亦賫臨德芬爵以貽叩首祈
格歆歆爲來遊莽冠蓋塞衢路餽封各再拜然後絡分去
文人多題咏箋墨播芬芳榮哉烈婦名千秋不可忘三其沈
歸愚先生極亞此三詩律韻鏘式皆賞作序云予裁因傷
哉一吪先生也庸俗濫得科名膴仕者不足道師歸愚先
生與先生同爲諸生也學未有以大勝先生者而一爲禮
部尚書一橋項黃臧以終牖下其故何耶豈非天道之不
可知也往者先人筫遷恭於于氏書室居焉時過從問字
今老矣未嘗不神往冬日蠟梅枇杷花下飲酒諧笑時也

有史一吟曹可詩兩丈亦同時同居縣城

史一吟丈諱龍洪雲次先生之孫余嘗從講詩辟辟辟好學博覽說部書手抄前人詩文甚富好飲酒余嘗諗家貧書少丈誨之曰物聚於所好能好之則書自多矣以詣生終今卒已數十年書籍著述皆湮散余念至傷之有雨中遊西湖記及詩皆絕佳詩記一聯云但聞花港觀魚好未見吳山立馬孤潮落有情悲伍相栖閑無路訪林逋其

徐旭升丈詩云此似中郎非有攻若方伯道更無依徐丈儒雅以孝廉任廣文而歿無子亦無女且無姪可嗣此聯用事最精切也

晋可詩丈諱階字友三號可詩少壯爲諸生有名與歸愚
先生及諸公結盟稱第七子余嘗從論詩退學軒中已將
七十矣風神高邁詩取味外味以淵洋爲宗有浣齋詩集
藏於家

三詩可泣鬼神雖著述星散得此文可不朽矣

明世宗非禮論一

喪服斬衰三年者一曰父傳曰父至尊也二曰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三曰君傳曰君至尊也五曰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支子可也公羊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是則凡受重者必斬衰三年與眞子同所以必斬衰三年者何也爲之子也經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而闕此五字者先儒雷氏云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雷說是也而未盡或後兄或後弟或後從祖若從祖父或後兄弟之子若兄弟之孫若而人者後之人皆必服斬

衰三年蓋所後者既有君有天子之尊故爲之三年者凡爲臣爲諸侯所同也而爲之子三年則爲後者所獨也後父行者三年後祖父後高曾祖父後兄後弟後從祖若從祖父後兄弟之子若兄弟之孫亦皆三年故禮經有爲祖後者服斬之文春秋僖爲閔三年春秋左傳之言逆祀謂閔僖爲父子國語謂閔僖爲昭穆謂閔祖謂僖禰是可知兄之爲弟後也世宗之入嗣也弟後兄也弟後兄則必行三年之喪焉世宗從毛澄等服武宗以二十七月之制是合於爲之子之禮假令與獻王猶在世宗以王子入嗣統而其後獻王薨其將從三年之乎喪服經曰爲人後者爲

其父母杖期報此其禮在天子諸侯當不敢降然則獻王止於服期也期服之親而將帝之宗之躋諸先帝之上乎狥一己之私親絕大宗之胙允旣不子武復不子孝逆天悖理未有甚於斯者也然則其稱名將父武宗乎皇考武宗乎曰生曰父死曰考考者成也稱皇考何不可之有古者稱亡君必曰先君必曰先王必曰先帝必取廟號曰某皇帝如宋穆公稱宣公爲先君漢文帝稱孝惠皇帝皆弟稱兄也至於廟中之稱古之王但稱謚不稱某祖考見五經異義禮記外傳故世宗於武宗之主書武宗毅皇帝可也當時徐文華疏云孝宗有父道焉不可以伯考例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例題廟主不若直例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得

兩全無害也曲禮曰內事曰孝王某然則自稱孝皇帝正合古制宋太宗於太祖廟稱孝弟非禮也而世宗於武宗皇兄之於孝宗皇伯之非臣道也非子道也臣也而敢伯君兄君乎子之孫之而敢兄之伯之乎不臣不子莫大乎皇兄皇伯考之稱也璁萼之言曰世宗繼統非繼嗣非漢定陶王宋濮王舊事可例竊謂不嗣何統繼非有二禮經之為人後言繼統也宗廟社稷土地人民崇高富貴謂之統父子相承謂之嗣嗣絕而統無所歸於是乎立之嗣以任其統倘曰吾任其統而不為之子然則孰不可以任其統也者鄉曲小民薄有田廬而無子宗族間必為之子而後能有其田廬豈夭

子之崇高富貴不若鄉曲之田盧哉而謂可以不爲之子而有之哉旣不肯爲之子則當力辭崇高富貴之統而某壹於生我者不當篡取崇高富貴以樂我身又以樂生我者而擯棄我崇高富貴之人於不知誰何之地立後之義特重於大宗多於死後公議立之若漢哀帝宋英宗孝宗之養於宮中早立爲子者絕少要之死後猝然立之與生前立之其爲爲人後一也其爲爲之子一也當生前則謂之繼嗣殁後則謂之繼統抑且昭穆相當則爲繼嗣昭穆不相當則爲繼統也故然則後大統者推尊本生之禮以何者爲正乎曰魏明帝太和二年詔曰由諸侯入奉大

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毋敢妄稱非正之號冐考稱皇伯
考爲庴此最正也其次則漢宣帝尊本生爲皇考而未敢
不後昭帝也其次則安帝追號父淸河王爲孝德皇祖帝
追尊父蠡吾侯曰孝崇皇祖父河間孝王曰孝穆皇靈
帝追尊父解犢亭侯曰孝仁皇皆依昌帝尊父爲太上皇
之義以爲三皇無爲五帝有非未嘗爲帝者可僭皇不可
僭帝而不知皇與帝皆天子也承大統者始可天子其父
然皆未敢廢大統也其離經叛道至明世宗已極非特亡
不臣不子也且隔歎王於不臣不子之尤身未嘗一日爲
天子而敢偭於生所臣事孝武二宗之閒且逆祀武宗之

上是得爲事之以禮祭之以禮乎蓋世宗天姿貪暴而又不肯學問者也一聞遺詔謂倫序當立則謂己之即位出於天幸可以快心於富貴可以極意於私親故覽禮官文循皇子嗣位故事即曰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爲皇子也是其心早無孝宗武宗矣諸臣楊廷和毛澄等之議皆不可行而長君逢君如璁蕚者皆如膠漆之契爭之不已乃同日杖殺者十六人下獄者百三十四人他日殺楊繼盛沈鍊諸公恣其荼毒絛於桀紂明之元氣始於此斲喪彼以爲非兇酷則無以勝天下太宗以篡逆取天下盡誅忠臣人不敢違英宗復辟亦用一切篡取之法遂殺于謙而

人不敢違皆其心所師法者也故於弑君簒國之太宗獨有深契追尊爲成祖宜其與孝宗武宗於建文景泰二帝也哉

據經立論斬盡葛藤而予之意則尚不爾見所作宋明兩大疑案論

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譌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後可斷其立說之是非二者不分轇轕如治絲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實而瞀亂乃至不可理何謂底本著書者之稿本是也何謂立說著書者所言之義理是也周禮輪人望而視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作下迆唐賈氏作不迆故疏曰不迆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不旁迆故曰不迆也文理甚明今各本疏文皆作下迆下迆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不旁迆故云下迆也其語絕無文

理則非賈氏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經注者改疏之
不字合經之下字所仍之經非賈氏之經本也然則經本
有二下者是與不者是與曰下者是也望而視其輪謂視
其已成輪之牙輪圜甚牙皆向下迤邪非謂幅與轂正直
兩兩相當經下文繇之以視其輻之直自謂輻規之以視
其圜自謂牙輪之圜在牙上文轂輻牙爲三材此言輪輻
轂輪即牙也然則唐石經及各本經作下是賈氏本作不
非也而義理之是非定矣倘有淺人校疏文下迤之誤改
爲不迤因以疏文之不迤改經文之下迤則賈疏之底本
得矣而於義理乃大乖也王制虞庠在國之四郊注云周

立小學於四郊唐孔氏本經注皆作西郊疏云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謂周有四郊之虞庠孔氏本改注作西郊故疏云天子設四代之學周學殷學夏學虞學也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爲小學設置於西郊當入學之時而太子齒於國人今本疏文作設置於四郊文理不可通則非孔氏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經注者改疏之西郊合注之四郊所仍之注非孔氏之注本也然則祭義注本有二四郊是與西郊是與曰四郊是也鄭注以周有四郊虞庠釋經四學文理一直並無轉折周有四郊虞庠即王制之虞庠在國四郊注之周

立小學於四郊也故舊儀云四郊皆有虞庠通典云周制大學爲東膠小學爲虞庠引鄭注祭義周有四郊之虞庠又引崔靈恩說亦云鄭注祭義曰周有四郊之虞庠北史劉芳傳芳表曰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劉崔皇杜所見祭義注皆作四郊王肅雖好駁鄭而劉芳表云王肅禮記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鄭氏則不知遠近按鄭注王制移之郊云爲習禮於郊學郊在鄉界之外則鄭謂郊學在遠郊百里肅則云近郊五十里惟此爲小異而小學在四郊無異故盧辨注

大戴禮亦言四郊之學劉芳表曰大學在國四小學在郊
引保傅篇帝入東學帝入西學帝入南學帝入北學帝入
大學而總之曰周之五學於此彌彰崔靈恩亦曰凡立學
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四郊並方名之國中謂之大學然則
四郊小學絕無可疑再證以王制注習禮於郊學在六鄉
之外六遂之內則斷不專在西郊一處亦可證或以祭義
祀先賢於西學為疑不知此即保傅篇帝入西學尚賢而
貴德祭先賢專在西郊也西學者四郊之一別辭也四學
者合四郊言之都辭也孔氏於王制依誤本西郊虞庠因
改此注亦作西郊之虞庠而經文故作四學因用儀禮注

周立四代之學釋經之設四學以四學中有西郊虞庠釋注謂周西郊之虞庠是不思儀禮四代之學謂立大學於國中不得與郊之小學糅合爲四也且以一兼四其費周折是孔氏二疏作西郊皆非也而義理之是非定矣偶有淺人校祭義疏改四爲西因並改祭義注之四爲西王制經注疏之西郊皆沿誤不改則孔疏之底本雖得而於義理乃大乖也春秋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與之杜注曰皆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宋本亦或作皆未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而言之二者皆出於宋本孰爲是與曰皆死而賜者是也

二人時未死也既死而賜故要其終而言之若云皆未死而賜則傳終言之句不可接而爲贅辭矣是一本作未死而賜者非也然則死而賜於說經是與曰春秋常事不書書者爲其未死而賜也云死而賜則杜注之底本得矣而於義理則非也云未死而賜則杜注之底本失矣而於義理有合也毛詩涇以渭濁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謂濁正義曰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已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已惡也引定本箋作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釋文曰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按同一字而正義作見謂師古定本作見其釋文作見渭三者

孰是曰正義作謂是也如釋文作見消則不可通定本作見其亦因舊作消不可通而改之耳作見謂濁文理易憭陸德明反說見謂爲非見消爲是殆知孔氏疏文底本作見謂不誤而義理之是非亦定矣倘有必據釋文以改正義則孔疏之底本得矣而於義理乃大乖也士冠禮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冠義同上鄉字釋文作鄉云二鄉並音香二經疏皆作卿大夫鄉先生賈云經言卿大夫不言士孔云謂在朝之卿大夫也鄉卿果孰是與曰鄉大夫是也作卿則非也凡言鄉大夫有二義一則周禮之本鄉鄉老鄉大夫關以下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也鄉大夫卿也鄉

老公也舉鄉大夫以上關公下關士也一則本鄉之仕爲大夫在朝者亦舉大夫以關卿士也鄉射禮注云遵者鄉之人仕至大夫者又曰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此鄉大夫三字所謂同一鄉之人仕至大夫者同一鄉而仕至大夫曰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者亦即大夫之一也同一鄉仕至大夫致仕者曰鄉先生即上老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鄉飲鄉射則謂之遵者是也鄭於禮禮記皆稱鄉大夫先生不稱鄉先生者禮記言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則鄉大夫之爲同鄉現仕者可知矣儀禮言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則鄉大夫爲鄉中大夫未致仕者可

知矣必言同鄉者死徙無出鄉百姓親睦相保相受相葬
相救相賙相賓欲使一鄉之人相好如一家六鄉六遂皆
然而後仁義著教化行本鄉之外恐大廣而不淡本鄉之
內不甚遠而易親故有冠者必見其鄉之已仕致仕者賢
人教民之深意也如賈孔作卿大夫則在朝之卿大夫其
可全見與是以墜是而賈孔非也今君依賈之底本改墜
氏音晉之說改二經作卿大夫則賈孔之底本得矣而於
義理乃大乖也就五事論之依今疏作下邈而賈不受也
依賈作不邈以改經而攷工經不受也依祭義今疏四郊
虞庠而孔不受也依孔作西郊而祭義王制經注不受也

依皆未死而賜諡而杜元凱不受也依皆死而賜諡又恐
左公不受也依疏作見謂濁而陸不受也依釋文作見涓
濁而鄭箋不受也改二疏作鄉大夫而賈孔不受也依疏
以改經及釋文作卿大夫而經釋文不受也故校經之法
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
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義理之是非而後經之底本可定而
後經之義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
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自宋人合正義釋
文於經注而其字不相同者一切改之使同使學而不思
者白首茫如其自負能校經者分別又無真見故三合之

注疏本似便而易惑人爲經之賊而貴之覺也如近者顧千里校祭義疏改四郊爲西郊孔氏之底本得矣而遂欲改注之四郊爲西郊且云王制經注之西郊不誤是知孔氏之底本而不知鄭氏之底本也鄭氏之底本失則經之底本亦失而周制四郊小學遂不傳矣千里又𥨸余鼎時辨劉端臨盧紹弓據二疏改經鄉大夫爲卿大夫之說著於禮記攷異而未知其詳且又因宋本之謬字謂賈作鄉不誤是又知經之底本而不知賈疏之底本也如之者所以辨其非而歸於一是也東原師云鑿空之弊有二其一緣辭生訓也其一守譌傳謬也緣辭生訓者所釋之義非

其本義守譌傳繆者所據之經併非其本經如孔氏虞庠在國西郊所謂所據之經非其本經也而緣之立說則所釋之義非其本義矣經文之不誤者尙懼緣詞生訓所釋非其本義況守譌傳繆之經耶孔氏守唐時譌繆之本千里又守孔氏所守至於古本之是者確有可據而不之信信孔以誣鄭誣鄭以誣經不大爲經之害也哉凡校經者貴求其是而已以祭義注四郊虞庠謂之四學正王制經注之西郊爲四郊考之大戴禮王肅劉芳皇侃崔靈恩杜佑諸家而無不合以排孔氏之疏所謂求其是也執事以爲何如

先生於此事凡作十數篇文可謂費心費力費筆費墨矣而以此篇閒閒徐徐渚結之較有餘味然亦可謂躊躇滿志矣